

卷蒂筒

(豫 劇)

周海水 蔣金盃口述

周孝武 蘇澤民 王煥亭整理

北京寶文堂書店

卷 席 筒

(豫 剧)

周海水 蔣金盃 口述

周孝武 苏泽民 王焕亭 整理

周孝武 执笔

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

一九五八年 北京

提 要

曹保山进京赴試，繼母不賢，將保山之父毒死，誣為保山妻所害，并买通官府，判处死刑。

保山繼母之子張倉，見事不公，替嫂投案。保山进京，得中狀元，官封巡按，正当張倉問斬之际，赶至法場，救了弟弟。

保山妻不忘張倉救命之恩，身背重席，前往法場收尸，巧遇保山，一家終于欢聚。

人 物

曹保山	曹德善	姚氏	張仓
英哥	玉姐	張美蓮	四衙役
知县	張三	李二	獄卒
二劊子手	四長枪手	四校尉	四兵卒
書僮			

第一場 赴 試

曹保山上。

曹保山 (念) 天下举子把京进，
两手空空难起身。

俺，曹保山。只因繼母不賢，将俺夫妻分到西宅。

我有心进京科考，怎奈手无盘費，难以起身。

(边脫边走) 不免去至东宅与我父商議商議。(向內)

有請爹爹！

曹德善上。

曹德善 (念) 当年勤儉把业治，老来反落不順心。

曹保山 見過爹爹！

曹德善 我几少礼坐下。

曹保山坐。

曹德善 我几近日未来东宅，莫非你还計較你那母亲嗎？

曹保山 爹爹！孩儿焉有此意。聞听今春皇王开科，孩

儿近日在家温习功课，准备进京赴考，望爹爹莫怪！

曹德善 我儿发奋讀書，进京求名，乃是一件好事，为

父是欢喜不尽，但不知我几何时动身？

曹保山 我想目下就要动身，只是……（不好出口。）

曹德善 （明白）啊……我儿少等（取銀交曹保山）这有百

两紋銀，趁你母不在家中我儿快快拿它进京去吧。

曹保山 （接銀感激地）多謝爹爹，家中之事……

曹德善 家撤我那儿媳和孙男孙女，为父自有安排，我
儿放心。

曹保山 爹爹保重。（出門。）

曹德善下。

姚氏上。曹保山低头向外走去。

姚氏 （急喊）保山，回来！

曹保山 啊！（轉回）……母亲。（急將銀藏身后。）

姚氏 （早已看出）孩子，你真稀罕哪，哪陣香风把
你給刮来啦？（注意曹保山背后）哎，你拿的什么
呀？叫娘看看。

曹保山 没有什么。（欲下。）

姚氏 （拦）傻孩子，娘不要你的，（將銀夺过）这是誰

給你的銀子？

曹保山 （無法掩蓋）母親，今年皇上開科，孩兒有意進京赴考。適才爹爹賜幾百兩紋銀，以作路途盤費，母親你可願叫孩兒前去么？

姚氏 （假慈悲地）孩子，進京趕考，求取功名，本是一件好事，為娘還能不願意呀。可是……這銀子不能給你，這是你兄弟跑了多少天的生意，好不容易積攢了這兩個體己錢，你可不能拿走！（欲下。）

曹保山 母親，此事再與我那爹爹商議商議，你看如何？

姚氏 （推辭地）這錢他不當家，等你兄弟回來再說吧！（推曹保山一邊，急關門）哼，想的不錯！（下。）

曹保山 哎呀……（唱）

老母親作事心太狠，
大不該奪去百兩銀。
我本想再把爹爹見，
還恐怕氣壞老父親。
前思後想難壞了我……（想）

有了！

我提筆賣詩不求人。
急忙忙轉回西宅院，
辭別賢妻我進京門。（下。）

第二場 贈 銀

張倉揹包袱上。

張 倉 (唱)遵父命小南庄前去討賬，
討來了百兩銀交與爹娘。
這銀錢做生意有了指望，
與爹娘商量好跑趟洛陽。
來至在家西地停馬觀望，
只觀見我的哥出了村庄。

那邊好象我那哥哥來了，下馬下馬，與我哥哥見個禮。

曹保山上。

張 倉 (向前施禮)見過哥哥。

曹保山不好意思與張倉答話，低頭走去。

張 倉 哎，他怎麼不理我呀？(向遠處)哥哥站住！

曹保山返回。

張 倉 哥哥，小兄弟與你施禮，你咋背膀手關門，連搭也不搭，這是啥道理呀？

曹保山 兄弟，為兄進京赴考，心中事急，未曾望見兄弟，望弟莫怪。

張 倉 噢！進京求官去呀，這可是個好事。走吧，哥哥。

曹保山欲下。

張 仓 哥哥別走，你怎么这样进京呀？咱爹就沒給你弄匹馬騎呀？

曹保山嘆气不語。

張 仓 帶多少盘費呀？叫兄弟看看。（欲看包袱。）

曹保山藏身后，張仓強將包袱夺过发现笔硯。

張 仓 哥哥你帶这些东西干啥呀？

曹保山 （不好意思地）你問这么……

張 仓 是呀！

曹保山 唉！只因为兄未帶多少盘費，我想提笔卖詩，进京赶考！

張 仓 哎呀，我的傻哥哥，你真能給曹家丢人。（將笔硯扔掉。）

曹保山 兄弟你……

張 仓 非是兄弟說你，你真沒才料，你給咱爹說說怎么着也不能叫你这样进京啊！

曹保山 为兄我么……

張 仓 哎呀我的哥哥，你今天講話怎么老是吞吞吐吐，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曹保山 这……

張 仓 你說呀，講啊？

曹保山 （决然地）我就与你实講了吧，为兄去至东宅，提起赶考之事，咱那爹爹賜我百两紋銀，命我急速进京，不料出得門来，正好碰上咱那母亲，她不容

分說，將百兩紋銀統統與我奪走了。

張 倉 可說娘啊，娘啊！我那哥哥進京求官，這是個好事呀，妳為啥下這樣狠心哪？妳辦的這事真叫我可惱，叫我可氣，我把你這個……狠心的老婆！（向曹保山）哥，現有小南莊討賬的百兩紋銀你帶走用吧。

曹保山 兄弟，這如何使得？

張 倉 別客气啦！快拿著吧。

曹保山 兄弟回到家去，咱那母親問道于你，你可怎樣回答？

張 倉 這你就別管啦，我自有話說。哥，咱家離京城這麼遠，干脆——這匹馬你也騎走吧！（牽馬。）

曹保山 兄弟好意，轉上受我一拜。（唱）

多謝兄弟把銀贈，

我永遠不忘大恩情，

辭別了兄弟把馬上，

但願得咱弟兄早日相逢。（下。）

張 倉 （唱）哥哥上馬進了京，

見了母親怎應承？

大馬一驢，紋銀百兩，哥哥帶走，我怎樣見娘？

（想）有了，我就說半路叫响馬劫啦。對，我就是這個主意，待我走，（欲走又止）不行不行！光說叫响馬劫啦，無有憑証，我母親如何能信哪！這便如何是好哇這……（望見碎石，念）

見块碎石在道旁，
張仓心里有主張，
若要瞞过我的母——

可說石头哇石头！(念)

还得你老兄帮帮忙啊！(唱)
为哥哥把我的头来打……(打)

哎呀疼呀……

狠一狠打了个小疙瘩，
我装模作样回家下。(圓場)

哎呀……娘呀……

曹德善、姚氏上。

曹德善 (唱) 我的儿啼哭为什么？
姚氏

姚氏 哎呀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張仓 娘呀，我討賬回来，走到咱那老坟上，从黑松林中跑出来一个大响馬，把我的銀子、大馬統統劫走，头上还打了个大疙瘩、哎呀我的娘呀……

姚氏痛惜地撫摸張仓头。

曹德善 怎么我儿遇見响馬了？

姚氏 算啦，算啦，咱家有的是銀子，有的是衣服，只要俺孩子回来，啥都有啦。仓啊，快到里边歇歇去吧。

張仓 娘呀，我問你点事。我听说俺哥哥进京赶考去啦，是吗？

姚氏 啊……这事我可不知道！

張 仓 叫我問問俺爹。

姚 氏 (有意地) 孩子咱別問这事，那是他亲爹哩，还是人家亲、人家近，他还能給咱說实话呀！

張 仓 他这样可不行，我得問問他。(向曹德善) 爹，俺哥走的时候你給他多少錢的盘費呀？

曹德善 你問这盘費么？

張 仓 你可是給他一百两、五十两、三十两、二十两、十两、八两你說你講啊！我知道你怕提这事，你再怕，我也得說，两个都是你的儿，为啥待承不相同？你再不哼！我知道：一个不是你亲生！象你这个一个远、一个近、一个疼、一个恨……这能是当老人的道理嗎？

曹德善 (誤解子意) 你那兄长进京之时，我給他百两紋銀，你……們还看不下去嗎？

張 仓 什么，你給他百两紋銀，唉唉，你別說給俺哥百两紋銀，你就是有半点疼子之心，俺哥也不能哭哭啼啼要着飯进京啊！

曹德善 啊？你这个奴才是怎样講話？

姚氏拉子。

張 仓 別拉我，我都得給他說出来，(向曹德善) 我說俺哥哭哭啼啼提笔卖詩进了京啦。

曹德善 你这是听誰言講？

張 仓 我亲眼看見还能有假嗎？

曹德善 (醒悟) 莫非那百两紋銀被这个賤人騙得去了？

張仓向曹德善使眼色。

曹德善 嘿……你这个賤人可把我那沒娘的 孩子 害苦了！

姚 氏 怎么我把你儿害苦了？咱家的东西，都叫你这个老东西，偷着弄走啦。我不給你算賬吧，你反过来倒打一筓。

曹德善 家业本是我曹門所有，有你这个賤人的什么？

姚 氏 哈哈，你这老头說話真敢欺天，您姓曹的家业，都叫你添还了你那亲儿啦。如今都是俺那張仓置的，沒您姓曹的一点……

曹德善 （大怒）狗賤人！（唱）

狗賤人講話昧了心，

你不怕外人笑破唇，

我的儿与你何仇恨？

你苦苦害他为何因？

張 仓 別吵啦，別吵啦。您都不消气（儿），我先說两句（儿），俺哥有文才，路上受不了屈（儿），提起俺嫂子，这倒是个事（儿），手里沒有錢，又沒几畝地（儿），大小人三口，怎样过日子（儿）？爹你說怎么办？

曹德善 問她去！

張 仓 娘，你說怎么办？

姚 氏 我不管。

張 仓 您都不管事（儿），我再說两句（儿），把当

中的墙头拆倒，两宅通成一气（儿）。都吃一个锅里饭，还走一个大門（儿），从今后你有儿子（儿）、有媳妇（儿）、有孙子（儿）、有孙女（儿），欢喜喜过日子（儿）。共同侍候您二老，您看这有多么自（儿）！

曹德善 我儿講話正趁父意，你就……

姚氏（急接）那可不行，我可不能叫她来气我。

曹德善（怒）哪！好把你这个賤人，当初分家的时节，都怨你在当中挑撥是非，今天又来拦擋，我……（欲打姚氏。）

姚氏与夫对打。

張 仓（急拦）爹，你消消气，我先劝劝俺娘！（推父下。）

姚氏上前打夫，張仓以足向后拦姚氏，姚氏跌地。

姚氏 哎哟……（向張仓）你这个孩子也跟他們学坏啦，我非打你不行。

張 仓（跑出）我先找俺嫂子商量商量去！（下。）

姚氏 可說仓啊，仓啊！你怎么也跟姓曹的学坏啦？往后这样下去，他們几口子要撑到一块，那我可不能当一点家啦。这可怎么好哇？这……有了，单等两宅合成一院，我趁机先害死这个賤人，慢慢再折磨死那两个小冤家，叫他大的死、小的亡、保山餓死大道旁，这一片家业早早晚晚还不得落到俺娘俩手里呀。正是：暗定巧計，神鬼难知。（下。）

第三場 毒 計

英哥、玉姐打扫寿堂。張美蓮端酒上、曹德善、姚氏隨上。

曹德善 (念) 八月中秋糧入囤，

姚氏 (念) 我与老老庆寿辰。

曹德善 (念) 宝山进京无音信，

姚氏 (念) 我今天正好下狠心。(向天地、三代敬酒。)

張美蓮 儿妻帶領你那孙男、孙女，与你們二老跪敬三
盃，願公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曹德善 行孝不在一时，我儿起来，大家同飲！

曹德善、姚氏同飲，張美蓮斟酒。

姚氏 我那賢慧的儿妻呀，当初分家的时节，都怨娘
的不是，为娘……(提壺发现无酒，欲下。)

張美蓮 (急站起) 婆母，叫儿妻去吧。(提壺下。)

姚氏趁機掏出毒药，放入酒盃，張美蓮提壺上。

姚氏 (将酒倒入毒药盃內) 为娘也敬你一杯酒！

張美蓮 婆母，都是儿妻与婆母敬酒，哪有婆母来敬儿
妻之理，儿妻不敢！

姚氏 儿媳莫要客气，快快用了吧！

張美蓮 儿妻实实不敢！

曹德善 (将酒接过) 你那婆母与你敬酒，你就把它用

了吧。

張美蓮 今天是公爹壽誕之日，本該公婆多用几盃！

姚氏有些生氣。

曹德善 儿媳說的是，我就……（將酒用下。）

姚氏 你……（欲拦，但已来不及了。）

曹德善 今天是我壽誕之日，乃是一場大喜，你還不敢
多用上几杯么？

姚氏 啊……（无言可答）我……的头晕了……（下。）

玉姐
英哥 爷爷，多喝点吧！（与曹德善斟酒。）

曹德善 （愉快地）哈……（唱）

儿媳賢德令人敬，

两个孩子又精明。

可恨你母不懂事，

全家不断把气生。

望儿媳你且多忍耐，

盼我儿得中早成名。

正講話只觉得腹內疼痛……

叫我心中解不清，

这一陣我腹內好似油滾。

暈暈迷迷……（死。）

玉姐
英哥 （害怕地）爷爷呀……

張美蓮 （唱）一見公爹喪了命……

哭了声老公爹，

再叫声老公爹爹呀……

珠泪滚滚放悲声。

姚氏悄悄走上。窥视，片刻进内假哭。

張美蓮 (唱)你刚才与儿把話講，

展眼之間就喪性命，

这才是平空降下滔天禍，

我的老公爹你死的叫儿我心不明啊！

姚氏一把將張美蓮抓住，英哥、玉姐躲在一旁拭淚。

姚氏 (唱)我只把狗賤人一把抓住，

你莫要裝腔作勢把好人充。

手拉着賤人把公堂上……

張美蓮 婆母你……

姚氏拉張美蓮。英哥玉姐扑向張美蓮面前啼哭。

姚氏 (唱)你要是往前来定活不成！(將門鎖上，拉張美蓮下。)

英哥、玉姐哭下。

第四場 屈招

四衙役引知縣洋洋得意地上。

知縣 (念)做官好，做官妙，

头上能戴烏紗帽。

全县人称老父母，

出門坐着青紗轎。
別看七品县官小，
斷案如神手段高。
原告被告我不管，
有錢无錢最重要。
原告有錢我把被告打，
被告有錢我打原告。
要是两家都有錢，
我給他斷了两平交。
若是两家都无錢，
我把他重打四十下監牢，
永不再問第二遭。
常言說：錢能通神是法宝，
大刑一動百案消，百案消。(坐，詩)
我坐清官有几年，
从来不爱黎民錢；
两个鉄匠來告狀，
每人罰他十張錢。

衙役 罰錢干什么呀？

知县 錢爽了不是錢哪。今有曹家湾毒藥毒命一案，
原被告都不与本县送錢到手，这可怎么办？(想)我
只得两边动刑，看誰聰明啊！來呀，帶曹門姚
氏。

衙役帶姚氏上。